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法国作家·批评家 论左拉

安徽文艺出版社

I565.074
32

法国作家·批评家
论 左 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编

德 编选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法国作家、批评家论左拉

谭立德 编选

责任编辑：张磊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381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庐江县印刷厂

开本：850×1163 1/32

印张：14

插页：1

字数：330,000

版次：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标准书号：ISBN7-5390-0715-7/I·640

定价：10.5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编辑委员会

(以姓氏笔划为序)

顾
主
编

问：冯 至
编：陈 槃
委：王佐良
刘 宁
吴元迈
李 芒
张 耳
郝 铭
郭家申
黄宝生
谭立德

季羨林

王道乾
刘硕良
陆梅林
李辉凡
张 玲
姚 见
夏 玫
绿 原

叶水夫
朱 虹
陈冰夷
杨周翰
张 黎
柳 鸣
夏仲翼
董 衡
巽

包文榛
吕同六
陈 槃
张 羽
余顺尧
袁可嘉
倪蕊琴
韩耀成

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

编 辑 说 明

本丛书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以供外国文学、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选材以有代表性、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分册出版，每册有一个或几个中心。一般为资料汇编，个别也选收专著。

丛书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2) 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3) 文学史上重要时期、重要流派或思潮研究资料，(4) 现代、当代各国文学流派研究资料，(5) 重要作家和批评家、重要作品研究资料，(6) 其他。

前 言

埃米尔·左拉逝世距今将近九十年了。他留下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学遗产，已构成世界文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八六五年，左拉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从此，他的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在法国引起褒贬不一的评论。当时的一些大作家，如福楼拜、莫泊桑、马拉梅等，对他的创作发表了不乏溢美之词的评论，认为他的作品具有新颖的思想和惊人的手笔。而在文学批评界，除泰纳和圣伯夫外，当时几乎所有的评论家都对他的作品和自然主义文学主张采取激烈的否定态度。他们指责他的文笔滞重，粗俗，不道德，过分夸张，是“糟糕的作家”；少数人则辱骂他的小说是“溃烂文学”，是“色情”、“堕落”等等，种种诽谤和责难无时无刻不追逐着他。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法国文坛对左拉的看法逐渐发生一些改变。阿·法朗士在左拉葬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悼词，盛赞左拉在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把左拉与托尔斯泰相提并论。左拉逝世后第二年，他的崇拜者和好友组成了左拉之友文学协会，每年九月底(后改为十月初)，在梅塘举行拜谒活动。尽管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作出努力，要求给予左拉以应有的文学地位，但直到本世纪四十年代的长时间内，左拉在法国文学史上几乎是黯然无光。在死后第六年，他才被迁葬入先贤祠。从二次大战后初期进行的一次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左拉在相当一部分人所受的冷遇。一九四六年龚古尔文学奖得主让·雅克·戈蒂耶说：“左拉的地位微不足道，或者说几乎没有什么地位可

言。”一九五〇年费米娜文学奖得主塞尔日·格鲁萨尔则承认，他只是在此次调查前几个月才开始阅读左拉的作品。许多年轻人对左拉一无所知，因为左拉一直被排斥在中学和大学之外。

从五十年代起，左拉重新赢得了读书界的喜爱。一九五二年是转折的一年。当时正值左拉逝世五十周年。各出版社竞相出版他的作品。《萌芽》被列入一九五二年度十二部“十九世纪最佳小说”。同年，一部摄于一九三七年、但在法国一直被禁演的影片《埃米尔·左拉传》举行了首映式。国立图书馆举办了介绍左拉生平及作品的展览。电台播出有关左拉的专题节目。《欧罗巴》杂志刊出左拉专号。《自然主义手册》也应运而生，这本由左拉之友文学协会主办的杂志，专门刊登法国和各国有关自然主义和左拉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自然主义的学者和左拉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刊物。左拉首次被列入获取法国大学和中学文科教员资格学衔的考试科目。

从五十年代起，左拉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让·弗莱维勒提出了新的观点和见解。他既指出左拉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局限性，又充分肯定了左拉的创作实践，他认为左拉“革新了小说的技巧”，“在十九世纪所有的法国小说家之中，左拉是最勇于看到未来的一个，他的社会性的现实主义，在他所处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时代，是完全新型的”。不少批评家在对左拉进行整体研究的同时，在专题研究、作品研究和精神分析研究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到了六十年代，左拉的作品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有人曾作过一个比较。一九二四年，《鲁贡—玛卡尔家族》发行了二百五十万册，而一九六六年，仅袖珍本《鲁贡—玛卡尔家族》的发行量就达到五百万册。《世界报》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载文称：“今年可以说是‘左拉年’，从民意测验来看，半个世纪以来，

左拉的忠诚读者并未减少，而且有了新鲜的变化，《鲁贡—玛卡尔家族》在当代青年中已经找到了热诚的读者。”与此同时，思想极其活跃的法国文论界对左拉和自然主义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更加多样化。传统批评进入了深层次的研究，一些新批评流派尝试从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主题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发生学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出发，在更深层次上对左拉的美学观点、创作活动，以及他的作品文本、技巧、风格、结构、象征、指向意义等，进行综合的或单侧面的研究，“已经扔掉从布吕纳耶那儿继承下来的传统的狭隘的评论，而用新的术语来提出左拉的现实主义问题”。^①一九八七年一月，巴黎普隆出版社刊印了由左拉研究专家昂利·密特朗教授整理、编纂的左拉遗作《调查札记》。该书是左拉着手写作《鲁贡—玛卡尔家族》之前，在法国各个地方和各个阶层进行调查和采访时记录的手稿。左拉写作每一部长篇小说之前，都有把相关的“见闻偶记”整理成连续性文章的习惯。这部《调查札记》文集的手稿都是第一手材料，鲜为人知，有的只是片断被摘编发表过。《调查札记》的出版，给“左拉学”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在我国，早在二十年代，老一辈翻译家刘半农先生等就译介了左拉的作品和自然主义理论，在中国文坛和读书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著名作家茅盾曾是自然主义信徒，他认为“左拉主义”，左拉倡导的冷静、客观的描写方法，是当时中国文学所需要的。茅盾对左拉的创作实践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指出：“法国第二帝政时代由商业金融资本转到工业资本这一转形期的社会相，在左拉的著作里表现着。”

我国现代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作家巴金，在二十年代来到法

^① 见《左拉和自然主义》，昂利·密特朗著，法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

国，他在那里有机会阅读左拉的宏篇巨著，了解左拉的创作思想，对左拉的作品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对左拉本人也深怀崇敬之意。巴金不仅翻译过《萌芽》里的片段，在论文中译录过《巴黎》中的一些场景，而且在创作中也有意学习左拉的小说。例如《雪》和《砂丁》都可以见出左拉那种实录式描写手法的影响。他在《砂丁》的序里说，他曾“想拿这题材写一部像左拉的《萌芽》那样的作品。”《雪》初版时，他甚至把这本书命名为“萌芽”，以示对左拉的尊敬。

三、四十年代后，左拉的作品更多地被译成中文，有些作品还有多种译本，如《娜娜》、《小酒店》、《萌芽》。他的小说受到当时中国文坛和读书界的欢迎。可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文学批评界对左拉和自然主义加以贬抑，排斥在健康的现实主义文学圣殿之外。一些论者视自然主义为把“读者引向悲观、消极，丧失对社会前途的信心”的文学潮流，对于自然主义文学理论，有些论者断定左拉“用自然规律来代替社会规律，抹煞人的阶级性”，“把艺术创作和实验科学等同起来，实际上就取消了艺术的存在”，把它定性为“伪科学的理论”。至于左拉的文学创作，一些论者缺乏严谨、细致的研究，往往简单地把它斥之为繁芜、刻板、过于直露，指责他“歪曲和丑化工人形象”。

近几年来，我国对左拉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不少方面有了新的突破。我国学者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左拉的美学思想和作品进行比较客观、公正、全面、细密的探讨和研究。这是很可喜的现象。

无论人们对左拉的文艺理论与文学创作有着怎样歧异的见解，左拉是十九世纪法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作家，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一点应当是毋庸置疑的。倘若我们对左拉的自然主义

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作一番历史的、辩证的审视，不难看出，左拉的全部文学活动有着这样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左拉在政治、社会活动中的立场，他的文学创作的思想政治倾向，是始终如一地进步的，其锐利的批判锋芒是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的。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他的早期诗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抨击拿破仑第三为帝国利益而悍然发动的不义战争的政论文章；他在震动法国朝野的、被列宁称为“反动军阀千百次无耻行为中的一次”的德雷福斯案件中，挺身而出，大义凛然，对当局的卑鄙阴谋愤怒谴责和无情揭发，因而蒙受迫害，流亡国外的事迹；他在法国文学史上率先把工人阶级列入文学圣殿的功绩；他在众多文学作品中表露的对劳动者的关注和同情；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暴露和批判；凡此种种，都有力地证明，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法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左拉的政治立场与文学活动是同历史前进的方向保持一致的，他是向资产者社会进行了执着斗争的勇士。他的一管笔，果敢地触动和展现了当时资本主义现实的重大社会现象，提出了振聋发聩的社会问题。

曾参加巴黎公社武装起义的革命作家瓦莱斯，对左拉的一生作了这样的概括：“左拉是一个文学上的红色分子，一个握笔的公社战士。”应当说，这一评价是很有份量的。

第二，在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这一文艺理论的根本问题上，左拉强调“首先需要的是真实，是生活”，主张艺术家都必须研究与再现真实、自然。这就是说，左拉确信，生活和自然，是文学艺术的主要源泉，而文学作品则是一定的生活与自然的反映与再现，并随时代、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用作家、学院派批评的重要人物勒梅特的话来说，“对于左拉而言，小说必须尽可能地紧紧扣住现实”。

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左拉立志要把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宏篇巨

制《鲁贡—玛卡尔家族》，写成一部“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事实上，他也确实成功地通过事实和情感，通过风俗和事件的“千万个细节”，把这一整个社会历史时期予以形象地、细致地再现了出来。

左拉的自然主义理论又规定，小说是“生活的正确的重现，排除一切小说性的成份”。把小说家的使命限制在再现生活中“千万个细节”，只描写琐碎、细微的现实。这导致了我们将要提及的左拉创作的局限性。但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应当看到，左拉在创作实践中往往违背和超出了这一理论规范，他的艺术视野并不局限于细小、琐碎的事实，他的笔锋也并不止于对事物的直线条的描绘，克服了用生物学观点进行观察和研究的缺陷。在写作小说之前，左拉常常进行大量的调查和考证，但他是以艺术家和社会学家的眼光，进入人们的真实生活当中去观察人，去思考与研究社会生活、特点与规律的。左拉把从真实生活中获得的第一手信息，揉合到他艺术虚构的作品中去，这些信息构成了他出色的描述艺术和动人的手法的源泉。他所写作的卷帙浩繁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堪称一部记载十九世纪法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左拉在谈及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时曾说，“每一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特殊的诗歌”。可以认为，左拉用自然主义理论写作的作品，就是属于他那个社会的“特殊的诗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工人运动的重要活动家，文艺批评家拉法格，称赞“左拉是唯一的现代作家”，因为他以巨大的才华和勇气去触及“一些巨大的现象和现代生活中的大事件”，“描写和分析现代巨人般的经济机体以及它们对人类性格和命运的影响”。

由此可见，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绝然不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否定或对立，而是对它的继承和继续，或者说，是现实主义文

学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法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艺术形态。

第三，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法国，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科学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左拉对于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有着敏锐的认识。他意识到，这是时代的新特点，只有及时把握并在文学作品中努力体现这一新特点，才能创作出自己时代的文学。因此，他把自然科学和医学引入文学，推进两者的结合。

在左拉的文学实践活动中，文学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也就是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来认识和表现人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它具体体现为：尊重客观现实的实证精神，掌握详尽的事实材料的态度，对客观事实进行精确的观察、解剖和分析的方法，以求最终达到像医学疗救人体的疾病一样，自然主义文学也能疗救社会机体的病症的目的。

这种观点显然是在继承现实主义文学的基础上，对现实主义的一种补充与发展，开拓了文学描写的领域与角度。在左拉的作品中，对现实的真实性的再现，因对描写的精确性、细致性的孜孜追求，而更显得真实可信；对人物的真实性的刻画，因对人的心理、性格和情欲的生理学研究，而显得充实与丰满。

文学大家莫泊桑推崇“左拉是一位文学中的革命者”，拉法格说他是“一位革新者”，“给小说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正是对左拉在理论与实践上表现出来的进取、革新精神，对文学传统的发展与开拓作出的贡献，所给予的积极评价，这大概也是马拉梅认为左拉的小说具有新的特色，“能使大众感到满足，又总是使文人学者吃惊”的一个缘故吧。

然而，事物总有它的两面性。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也有着明显的局限性。他重视与强调文学同自然科学的结合，但同时又把文学创作和科学实验等同起来，特别是对后者的

规律性的过分突出，不免忽略和贬抑了文学创作活动自身的特点与规律。

这种偏颇不能不导致在创作实践中对客观自然和现实生活进行典型概括的必要性的否定。对客观事实的严格忠实、实录的实证态度，也自然会使得文学描写流于繁复、琐碎、平庸和粗俗。热衷于用实验医学的观点去认识和表现人的精神生活与情感生活，按照遗传学说去写人与环境，便使得对人的心理、性格和情欲的描绘常常带上明显的生理性的色彩，使之沦为对原始的动物性的本能与冲动的展露。

勒梅特尖锐地批评左拉“讴歌盲目的本能、肉欲之美、狂暴的激情”，这是切中要害的见解。也由于这个缘故，左拉的一部分作品，艺术上显得粗糙，如批评家布吕纳介所指出，读来“使人乏力，使人疲惫”。

编选《法国作家、批评家论左拉》，目的是把法国批评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部分研究成果介绍过来，以使我国读者能够深入、全面地了解左拉的理论 and 创作，并推动我国评论界对左拉的研究。

本书的编次以文章发表时间为序，选收二十六位法国作家和批评家的论文。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力求选收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而且尽量收入不同观点、不同批评方法的文章，以向读者提供尽可能全面的参照和比较。全书约三分之一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与左拉同时代的有代表性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文章，如马拉梅的《日记》、布吕纳介的《论实验小说》、勒梅特的《埃米尔·左拉》和朗松的《自然主义流派领袖——埃米尔·左拉》。本世纪初至六十年代一些左翼进步作家、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运用传统手法的研究家的论文也占三分之一，如巴比塞的《从黛莱丝·

拉甘》到《真理》》，让·罗斯唐的《左拉——一个诚实可靠的人》，让·弗莱维勒的《自然主义文学大师》和阿尔芒·拉努的《左拉和〈鲁贡-玛卡尔家族〉》。六十年代后各种新批评流派的文字大体上也占三分之一。我们既考虑到给予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传统的历史学研究，作品的整体研究和左拉与自然主义美学的宏观研究，以足够的重视。同时，也给新派批评的研究文字，留下相当的篇幅，如新小说派作家米歇尔·布陶在《实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及蓝色火焰》一文中，对火焰这一主题的象征意义的剖析，吉尔·德勒兹在《〈人兽〉序言》中，对左拉笔下人物的神经失常这一现象的心理学分析，阿兰·德·拉特对左拉创作风格的探讨，昂利·密特朗在《叙述功能，摹仿功能，象征功能：艾蒂安·朗蒂埃》和《发生修辞学：对〈萌芽〉中一个形象的研究》中，分别运用符号学理论和发生修辞学对《萌芽》中人物的功能和“矿井”形象进行阐释。

当然，对于左拉这样一位在法国，甚至在世界文坛上影响了整整几代人的大作家来说，研究他的思想和作品的论著可说浩如烟海，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即使把编选的范围严格地局限于法国，也是无法做到面面俱到的。因此，我们只能从各个时期、各种批评流派的富于学术价值的论文中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文章，使读者对法国的左拉研究略窥一斑。至于原先计划中的另一册欧美各国作家、评论家论左拉的资料汇编，鉴于目前出版形势的严峻，看来只能割爱，难以与读者见面了。

囿于编者的水平，本书一定有不少疏漏和缺陷，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谭立德

一九九〇年冬

目 录

前 言	1
龚古尔兄弟	1
日记(1868)	
福楼拜	4
致左拉(1871—1878)	
马拉梅	9
致左拉(1874—1897)	
瓦莱斯	22
左拉先生搅乱了小说的家常琐事(1878)	
布吕纳介	29
论实验小说(1879)	
莫泊桑	50
埃米尔·左拉研究(1883)	
儒勒·勒梅特	67
埃米尔·左拉(1886)	
拉法格	94
左拉的《金钱》(节译)(1891—1892)	
朗松	118
自然主义流派的领袖——埃米尔·左拉(1894)	
法朗士	123

在左拉葬礼上所致的悼词(1902.10.5)	
法盖	129
埃米尔·左拉(1902)	
纪德	145
日记选(1932—1934)	
巴比塞	148
从《黛莱丝·拉甘》到《真理》(1932)	
小说(1932)	
阿拉贡	162
埃米尔·左拉的现实性(1946)	
让·罗斯丹	175
左拉——一个诚实可靠的人(1949)	
让·弗莱维勒	191
自然主义文学大师(1952)	
彼埃尔·巴比埃	214
戏剧中的自然主义(1953)	
莫里斯·德吕翁	229
经炼狱磨炼后的左拉(1957)	
克洛德·鲁瓦	238
左拉(1960)	
阿尔芒·拉努	245
埃米尔·左拉和《鲁贡-玛卡尔家族》(节译)(1960)	
米歇尔·布陶	287
实验小说家埃米尔·左拉及蓝色火焰(1967)	
吉尔·德勒兹	325
《人兽》序言(选译)(1967)	
让·布维埃	331

金融界(1969)	
安德烈-马克·维亚尔	354
《萌芽》的创作、条件及背景(1973)	
阿兰·德·拉特尔	380
左拉的风格(1975)	
昂利·密特朗	384
叙述功能、摹仿功能、象征功能 艾蒂安·朗蒂埃(1980)	
发生修辞学：对《萌芽》中一个形象的研究(1980)	
伊夫·谢弗勒尔	422
左拉和自然主义(1982)	